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九十八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蓋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葯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金少梅艷影集出版
梅花館主編輯
每冊售洋四角(八折)
代售處 上海 大世界報社 三馬路 文煥印刷所 四馬路 世界書局 拋球場賣報人處

華北叢書
新小說出版
此書之撰述爲劉向宸葉楚傖周瘦鵑張[illegible]趙[illegible]馬二先生李涵秋包天笑諸名流其內容短篇如『可憐的我』『媒婆』『愛的[illegible]』『陷坑』『小說家之妻』『訂婚之夜』『誰的愛』『兩個老總』『一個可憐的主筆』『一個妓女的話』『衣冠禽獸』並有長篇『綠林』『雜貨店』二『十一怪傑』『說界』[illegible]不可不讀之書人人愛不釋手爲近今小說界之名著
定價八角 特價四角
經售處 晶報館營業部

灌園畫例
山水人物花卉走獸同例
中堂每尺二元
屏條每尺一元
冊頁每方二元二角
扇面每柄一元
點景另議
劣紙不書
潤資先惠
綾絹加半
收件處 (一)愛而近路[illegible] (二)晶報館 (三)四馬路震亞圖書局
介紹人 包天笑 步林屋 張丹翁 朱揖芬 馮叔鸞 余大雄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用最新式試驗光儀器[illegible]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由京來申
推拿專家
米劍華
尚治筋骨等症
□出診二圓□ □門診五角□
寓法界寶昌路東頭八仙橋南首電影園對門居安里七號

鄭廣福堂衍製
新發明
狐臭散
雙料每瓶陸角
單料每瓶三角
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illegible]號
永泰棧烟行

進愛醫院
本院專治[illegible]
院址上海南泥城橋大沽路口文元里
院長張雪蓀謹啓

李仲乾書畫
臨川李仲乾中書健自號崔然居士[illegible]
[illegible]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臁瘡爛腿久不收口腐臭難聞此白玉膏係大羅氏祖遺秘方施送已久婦稚皆知茲爲普及[illegible]
[illegible]每打八角 大房發行

欲謀職業者鑒
本校由南匯陶雪生設立分(女子部)(英文打字速成科)(補習專修科)(商業英文夜學部)(高等小學科)(國民科)已歷第十學期成績經全國各官廳各團體各機關及社會名人獎勵在案如去年由本校保薦而得職業者計三十三人現正籌建高大新校舍下學期添聘有學識有經驗熱心教育之男女教職員內容重新整頓改良管理取嚴格主義訂正教授注重實用諸法務以實事求是爲目的茲擴充學額添招各級男女新生三百名膳宿走讀選科插班均聽自由倘於開學以前來校報名或兄弟姊妹二人同來均得減收一元膳宿生更可免納校校學費有志者請從速來校報名肆業章程册(函索附郵一分)來校取閱開學九月一日即陰歷七月初十 再童子軍部游藝部凡年在十歲以上念二歲以下祗能守規律無論何人均可來實習學籍費不收分文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陶雪記內
求是學校
主任周瑛啓

速領現金五千元
上海南京路轉角美國駐滬紐約眼鏡公司廣告
本行由美國分此專售光學眼鏡五月初一開幕爲活名起見特備現金五千元酬給主客其最新發明服鏡披露如下[illegible]
照除二元現金再送
每付[illegible]
用現金券者不能同此限已得現金券每付二角外埠郵費每付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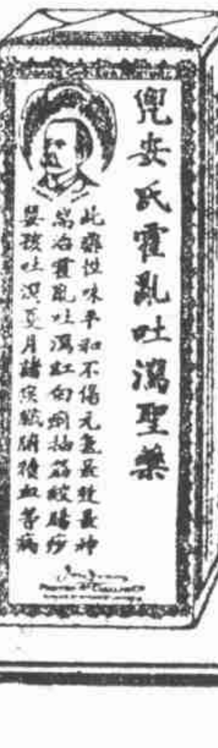
警告
蒼蠅傳染 霍亂
蚊蟲傳染 瘧疾
快用鷹牌 蚊香
蚊蠅頓時 絕跡
鷹牌滅蚊盤香。乃用除蟲菊製成。曾經農商部考驗。給獎。爲近代蚊香之王。每盤能點八小時。驅除室居蚊燃點一盤•蚊蠅飛蟲頓時絕跡。大衛生家盍一試用之。每盒十二盤大洋三角。上海南京路民康里
仙樂製香廠發行
上海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及各大商號均有經售
外埠如向無經售之處。請由郵局匯下洋三元。寄交上海南京路民康里本廠事務所。當即奉寄十盒。限於郵寄[illegible]亦須免收。以一表優待。[illegible]原諒。[illegible]九折計算。

生殖器病
秘密自療器
凡陽萎遺精早洩陰莖不發育淋症[illegible]
大洋十元
上海西門中華路惠安里一弄
靈理修養總院發售

人人所需 十分便利
[illegible]

敬謝名醫
[illegible]

兜安氏
霍亂吐瀉聖藥
專治暴吐及令暴瀉等大疾有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七角 打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



霍亂早著神效願患此症者初起即服是藥病可立愈功效之速
霍亂一症夏秋最盛推原其故不外乎感冒暑多生酷熱貪食涼飲不潔惟此症危險異常或藥不對稍遲竟不救症至服有兜安氏製此靈藥於斯精非他藥可救治比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

本館並無其人
（丹翁）

如今的報館、權力總算大極了、因爲要想和一個人不睦、儘可以登他一個告白、說道『應接外間來函、詢問某人、本館並無其人』、那麼、言外之意、這個某人、當然變成個招搖撞騙的人了、但是這個某人、如果招搖撞騙、也就死而無怨、萬一並未招搖撞騙、雖趕緊想法申明、也就吃了極大的虧苦、偏生除了登報申明而外、又沒有其他對付的法子哩、啊呀、細想起來、一個人、若不是現任的大總統督軍省長、或是有名的富豪闊官之類、幾乎無人不可以和他幹一下這種生活、豈不危險、豈不危險、譬如我丹翁、除晶報而外、和別家報館、總算沒有關係、可是對於同業、和他們開心的地方很多、無意中得罪了人、當然是不少、萬一那一家高興、像某報對待天津『尹小隱』的法子、依樣胡盧、來照顧我丹翁一下、我豈不弄得沒處吃飯了嗎、有人說道、不會的、『你果眞未曾拿人家的報館招搖撞騙、人家憑天良、也不能這樣辦法』、我說、啊呀呀、現在開報館的朋友、還能問天良嗎、哈哈、

韓合瑚糊
（清波）

韓國鈞特任了江蘇省長、也不走馬上任、也不打電力辭、對於歡迎的、似乎允許担任、對於反對的說、我本來不幹、我臨紫老心中口中、正含着一大篇說不出的話呢、可是這樣含而不吐的下去、局面一天不如一天、空氣一天混濁一天、齊天大聖既表示不滿、吳大秀才又派人去邀他治魯、這不是南轅北轍嗎、可是趁這『韓合』的當兒、我們這位號稱清廉剛正的『王瑚』先生、他倒樂得『糊裏糊塗』的糊下去、也不提交卸、也不說到山東、也不談歸田、却一味的往下糊、所以我編了這個題目叫『韓合瑚糊』、咳—韓的合、瑚的糊、江蘇人全鮮鮮呼呼的睡着了、打一句蘇白、叫做『阿要有點難爲情』、

反對廢督
（丹翁）

現在時興的大鬧廢督、博得個國民歡迎、在下雖是國民之一、首先就反對這件事、別人却也有反對的、不過他們反對的是不裁兵的廢督、在下以爲裁兵的廢督、尤要反對、而且自動的廢督、反對得更利害、何以呢、督、這樣東西、本是發財的東西、自己早經發了幾千萬的財、忽然主張廢了督、那麼、後來的人、就不准他發大財了嗎、而且這個督、所以能發財、全靠着手內兵多、如裁了兵、豈不連根株替後人剗淨了嗎、有句俗諺、叫做『剮補碗的、自顧自』（三字諧聲）自動廢督的人、不眞成了『自顧自』了嗎、但是我雖反對廢督、反對自動的廢督、偏偏有幾種自動的廢督、我倒贊成、

第一種是剛剛做督、尙未發財、無非表示廢督、是沽點好名意思、人常說『三代下惟恐人不好名』、像這樣、不能算自顧自、不能說他對不起後來的人、贊成贊成、

第二種是被人打走的、他自己要廢督、無非做個順水人情、頂多也不過要保全自己的幾千萬家產、居心實非叫後來的人吃苦、這也可以贊成、

第三是彼上頭的巡閱使、或是提拔他的恩人、刻刻和人打仗、要他籌械籌餉、他勢窮了、力竭了、趕緊要廢督、他的宗旨、也不是替後來人斬草除根、這也可以贊成、

第四是受不了中央命令、或是怕手下的人、暗暗的受了別人運動、來和他搗蛋、他落得假說廢督、鬧個變相獨立、兵斷斷是不能裁的、那末、督名雖去、督實還在、這正是替後來發大財的人預留位置、如這一種、眞是好人、我更是非常贊成的了、

敬挽伍公
（寒雲）

□代本報挽

大盜方倡。損公長辭。昊天不弔。喪我老成。

□挽伍秩庸文

長恨望中原。瘁躬亂世。大星隕南海。痛哭完人。

寒雲曰、變政以還、世鮮完人、持道不遷、居義不變、終始如一者、秩丈一人而已、丈與先公、私交誠篤、嗣以政議不合、乃決然分馳、此足見丈之不私不屈、不能以與先公離、而薄之也、玆聞哀音、爲之腹痛、天折棟梁、何忍復以訣辭取快耶、

我之合作商店觀
（英英）

西門方浜橋有個職工俱樂部、是幾個知識階級的人設立的、他們的志願很大、事業也很擴張、他們把時事新報的工商界做了一個機關、另外有一個『職工俱樂部』欄、報告消息、他們又開了個合作商店、這合作商店、中國要算破天荒的事業、大家也不知道合作是怎麼一件事、有一部份人、提倡合作、也提倡了好幾年了、『我以爲這個合作商店、至少總要給人家一個模範、況且還有許多人在那裏提倡、還有一個大報紙做機關、而且提倡這合作的還是知識階級人多、所以前天以買客的資格、特往參觀、實在覺得太簡陋了、房子還不到半間、陳列的東西、只有兩只櫥、一只洋盤、要是來了三四個買客、就沒有地方可以轉身了、我那時敬仰合作的心、不免變了一種憐憫合作的心、我勸信仰合作的大衆啊、不要多梳髮亂、辦一個略大規模的合作商店、做一個模範給人家瞧瞧也好、

何處萍飄邵大人
（西湖人投稿）

省長今朝宴貴賓。馬車如輦走轔轔。號房昨告驚相語。何遽萍飄邵大人。

京報主人邵飄萍先生、一昨銜旅京諸浙老命南下、有所疏通商榷、省長沈金鑑特張筵爲飄萍先生洗塵、柬稱邵大人飄萍云、又飄萍先生到杭謁諸當局、多乘馬車、杭人不輕見馬車、見者以爲榮焉、

貝莊席上說端詳。朝裏鄉賢念梓桑。錢幹老和孫慕老。還添一個伯唐汪。

飄萍先生抵杭、先具柬邀督辦省長飲於西湖之貝莊、郎席邀諸鄉老付託之重焉、

一語當頭最正嚴。浙人治浙莫猜嫌。座中聽者誰高興。第一開心沈叔詹。

叔詹、今省長沈金鑑字、沈蓋浙之吳興人也、

驚人僣上十封書。人識年時女丈夫。夫壻未醒塵世夢。女兒畢竟愛西湖。

飄萍先生來浙、與其夫人湯修慧偕、民國初元、飄萍先生以文字忤當道、入獄、賴湯夫人上書、奔走營救得免、人咸知湯夫人能、此次南來、湯夫人恒獨身泛艇湖上、頗示不願與聞飄萍先生之政略焉、

鬼說再世
（志君）（四之四）

那張氏聽了這番鬼話、也聽得呆了、這時沈六卿正在裏面、那老和尚說的話、他皆聽得淸淸楚楚、心想自己姊夫正是做屠戶、又吞了他四百元汗血的洋錢、姊姊又是爲自己謀吞他錢、以致得沒得飯吃、自縊而死、他賊胆心虛、十分駭怕、聽罷老和尚之言、連忙拿了四塊洋錢、交給那老和尚、那和尚又化了七粒米、臨走時、向沈六卿說道、產生時、千萬不要在家、六卿謝了一聲、夫婦倆快快的進去、那張氏聽了和尚的話、在臨盆的上兩天、打發六卿避去、那六卿就到城內妻父家裏住下、

眞僞陸文龍之謬見
（天游）

楊小樓的陸文龍、雖然是武生材料、但是他處處留心着、毫不落武生的痕迹、處處在小生兩字上捉摸、平心而論、也實在瞧不出他那一點是武生的味兒、楞仙固有楞仙的好處、小樓亦有小樓的特長、小樓就夠得上自成家數、何必一定去學楞仙、某君也只讚他的藝、可以媲美楞仙、何曾說他是得楞仙的遺法、那可見得小樓的陸文龍、並非學的楞仙了、難道說唱陸文龍的、就得個個像楞仙嗎、不像楞仙的、就是僞的嗎、況且老譚有大名的伶人、那有專學人的、小樓不學人、才是他的好處、他唱武生、雖說是學老俞、可是已竟變化多了、這才能自成一家、享受大名、那位老評劇家所尊的譚、也是這樣的呀、他今天說老、明天說老、連這一點老牌子也不曉得、那眞荒謬極了、寒雲道、小樓演陸文龍、全然不離小生、上海還有權戲的、總有看出來的、不見得全是昧心、全是瞎子、然而游天是得罪過人的、縱然論得對、那一位單對人發揮、謬執成見的先生、又要不饒他了、哈哈、

裁員聲中之趣聞
（北京特約通信一笑）

自董高登台、主張裁員、爲一網打盡之計、果出一秉至公、則打碎飯碗者自亦無可怨尤、其實不過排除異己、一方面沽名釣譽、雷厲風行、一方面鄉誼故舊、多方援引、以致被裁者此一團體結合、彼一開會對待、鬧得烏烟瘴氣、然未有如此次京路局所發生之事、爲令人捧腹者、京漢局總務處新處長林鑄鼎、閩人、接事伊始、卽迎合總長局長意旨、大肆裁員、一般被裁者、銜之刺骨、於是爲之刊送訃聞千餘分、自京至漢、沿路大小局同人、莫不接有此項訃聞、京站中辦事、因而中止、事爲林所聞、卽覓得此項訃聞、閱竟、發通電正誤、正在備送輓幛、探知林處長尙在局而輓聯祭幛、已紛至沓來矣、正在懊喪之際、其私宅中、忽有人抬棺木一具、破門而入、詢之、送棺木者云、適有人購得此棺、付定洋七元、送力三元、囑送府上、言畢、出其所開之條、名姓住址、絲毫不誤、無可如何、只得婉告原因、倩其仍將棺木抬回、雖屬惡作劇、然堪浮一大白也、

□利權不外溢□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上海『粹華長三』
（阿彌）

小說做法、雖不能篇篇盡是寫實、然而事實可以造得、一處地方的風土人情、却萬萬不能虛構、譬如西湖湖上的帆影、蘇州城裏的馬車、不是大笑話嗎、新近在北京報上、看見一篇小說、叫做什麼復仇記、記的是上海堂子的情形、我把他摘錄出來、請嫖過上海堂子的人看看、可會見過、上海有這種特別的堂子麼、小說原文、節錄加註於後、

『中有一家、朱門洞啓、獸環不驚、幽窅深邃、儼較諸公侯勳閥之家、殆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此何地乎、蓋海上粹華長三、（如北京所云淸吟小班）『上衞原註』、名妓書廚之門牆也、……『中略』一黑色之汽車、止於粹華之門前』、彌註、上海堂子、又是朱門獸環、又是幽窅深邃、已竟奇了、長三兩個字、不過是一種口頭稱謂、並沒有這個定名、如今竟把他當作招牌上的名詞、又加上粹華兩字的商標、上海的粹華長三、成了北京的某某淸吟小班、天津的某某班、不是奇而更奇嗎、上海堂子、會有固定的堂名、想是現在什麼宴樂園的先兆啊、

『搗見之怒、立喝健婦五六、擁入後庭、盡褫衣褲、縛以巨索、倒懸於戶、鞭楚無數、自首至足、幾無完膚、號哭之聲、達於戶外、慘不忍聞』、彌注、上海堂子、祇有後室、那裏鑽出後庭來啦、試問上海堂子裏、無論如何凶惡的搗兒、敢在堂子裏、這樣的打討人嗎、這種小說、好比某某某某小說家、一個是沒有見過新華宮、硬要做宮中秘史、却把新華宮裏、弄得個七顚八倒、千錯萬差、一個是並不曉得淸朝掌故、硬要做有淸遺事、却把鰲拜明珠、揑成一個人、叫做拜珠、這才是一類的呀呀嗚呢、我有一句忠告諸位小說家的話、既然沒有到過這個地方、經過這種事實、聽過這種古典、還是藏拙的爲上啊、得罪得罪、

精光黑
（高郵鄉長）

□戲答所謂『鄉愚晚』者

湲君漫笑精光黑。斯世聊當以黑全。不信但看純白者。分明使我見猶憐。

原來君亦揚虛子。虛則皆臀奈若何。辣塊（黑）偷臨儒無謂。須知這塊（白）可人兮。

黑臀公子當年有。白面郎君並世無。（觀『鄉愚晚』之吐屬雋妙、其人之風流秀美、可想而知）說與揚虛諸老翼。莫疑鄉晚是鄉愚。

敢云子面如吾面。但願君臀似我臀。莫學黎菩太兒戲。山猴屁股九龍墩。（吾鄉俗諺有云『山猴子屁股、坐不得九龍墩』）借爲揚虛勸進者解嘲、可謂得未曾有、一笑、

愛克司光姝
（第二集）（秋涵）□一〇二□

第四回　明大義賢女茹冰霜　拾墜釵書生弄風月

范氏哭道、難得姑娘大賢大德、可憐我這老婆子、巴巴的跑來和我受罪、告訴不得你、我這屋裏、久經沒有柴米了、我一個人挨餓也罷、你素來嬌生慣養、像這種日子、將來如何度活、翠蘋向四下裏望了望、果然敗落得不成模樣、忙笑說道、婆婆不必着慌、凡事都讓媳婦來設法、我這裏有兩隻金戒指、權且把來換出洋錢使用、……說着便從袴帶子上褪下那兩隻戒指、輕輕遞向范氏手裏、范氏這才換出一副笑容、說道、咳、到生受你了、只是換出錢來總有用盡的日子、以後日長久遠、依舊是沒有生路、翠蘋笑道、過到那裏、再說到那裏、我自幼兒也學會了做針指、婆婆再租上一架紡車、娘兒們辛辛苦苦、不愁沒有進項、幾曾見過活人嘴裏長過青草的呀……這一句話、又將范氏說得笑起來、他也不曾怠慢、立刻趕向鎭市一家小押鋪裏、將戒指押了二十四元、順便買了鐵鍋鐵鏟、三升糙米、一把柴草、一路匹匹喝喝背得進門、翠蘋趕上前、背着接下來、說也奇怪、一會兒的功夫、那座小屋裏、登時熱烘烘的忙得起來、餘下來的錢、范氏便要交給翠蘋、翠蘋那裏肯收、說放在婆婆身邊、也是一樣、媳婦要用、便得和婆婆來討取、范氏大喜、吃完了晚飯、婆媳談談說說、困倦起來、兩個人便同床而睡、范氏因爲枕頭旁邊、有了那洋錢做伴、睡得恬適非常、第二天淸早起身、當眞替翠蘋在成衣鋪裏攬了些活計、自己也帮着紡起棉紗、從此以後、婆媳們轉過得安閒快樂、這是後事、我倒好權且把來擱一擱、再拿我這支禿筆去追蹤那個露閣、畢竟尋他一個下落、也是這部書中應該交代的嘍、露閣打倒他母親之後、心裏十分高興、那脚步子格外來得飛快、一口氣跑至三江營的江口、瞧那天色、已離黃昏不遠了、岸旁有幾處人家、炊烟隱隱、在那樹林裏露出來、甚是好看、大凡有人在揚州這地方鬧下亂子、差不多都奔往鎭江去躲避、

人身的手術化
（二馬）

『她的病太奇怪了、我也活了五十多歲了、從來不但不曾看見過、也絕不曾聽人說過『有這種病』、一個老媼對她的丈夫說、她的丈夫溫子玉、也嘆息說、『若不是我這樣的家教時、誰不疑心她是有孕啊、一個未出閨門的女兒、會有那樣鼓膨膨的大肚子、……不知道她姑丈說的話、靠得住靠不住、他是留學過東洋的學生、自然相信外國醫生、其實我也是沒有法子了、但凡有一點法子想時、我也絕不請敎外國醫生啊』、他的夫人說、『如今請外國醫生看病的也是常事、但不知果能把她的病看好不能、這看病也須靠着緣法、或者她該由外國醫生看好、也未可知、●●此刻也該回來了、他們去了不是已經一個多鐘點了麼』、二人正談話、早聽見外面馬車聲止於門首、僕婦傳說、小姐回來了、果見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是溫子玉的妹丈、—在前跑了進來、後面便是一個僕婦、攙着一位女郎、却是面黃肌瘦、腰間却膨亨着、彷彿懷孕似的、連衣服上的鈕扣、都不能全行扣上、溫子玉忙向他妹丈問『怎樣說』、他妹丈且不答他、却吩咐僕婦說、『先把小姐攙到房中睡下罷』、溫夫人說、『不行、她現在最怕睡、因爲躺着更不好過』、因對僕婦說、『來、來、把她扶到那邊大椅子上靠着罷』、自己又把身後靠的一隻繡花墊子扯出說、『把這隻墊子也給她墊在後面』、那僕婦果然把墊子接了、給那位小姐墊在大椅上、扶她坐了、（未完）

□□聶雲台先生來函□□　□來函更正□

敬啓者、友人見告、貴報（本月二十七日）載、林屋君述含聞招汪碧雲至演劇、並言鄙人合演云云、無稽之言、本應不辯、然淆亂觀聽、未宜默爾而息、鄙人足不至戲院、今已十五年矣、非必戲決不可看、但在我國今日、有急於看戲之事在也、邇來國本危亂、生民塗炭、而國人猶欲歌舞升平、泄沓不振、鄙人嘗見各報所載、梅訊劇聞等欄、未嘗不歎息深思、以爲國人耗其金錢精神時間於無益之事爲可惜、豈肯身效商女後庭之爲耶、務請更正、聶雲台啓（六月廿八號）

寒雲曰、前記林屋所述、原係游龍戲鳳、而予書爲武家坡、一誤也、今據聶君來函更正、當是別有聶君、而爲汪碧雲所誤認耶、二誤也、具此二誤、特此聲明、再者、吾人生於濁世、既不可嬉荒而廢所業、亦不必故持道學之面貌、歐西學者、有定時以事所事、復有時以樂其樂、串戲一事、賢者不免、暢我身心、慰我辛苦、聶君又何嫌乎、

聶宅堂會彙
（林屋）

前期報寒雲記聶宅堂會串劇、謂聞之鄙人、主人爲聶雲台君、旣而雲台君函致本報、謂無其事、余不識荊州、塗說道聽、容或有誤、惟是日確有一聶宅串劇、班爲共舞台、外串爲汪碧雲、劇爲梅龍鎭、（寒雲誤記爲武家坡、）配演者爲聶宅主人、若謂非聶雲台君、與其昆弟子姪、則吾不敢知、若謂並此聶宅串劇而無之、余敢負造謠之罪、雲台君熟於滬上、不難訪問得實也、

□再答寒雲　寒雲先生鑒、辱示敬悉、特推奬備至、愧不敢當、承詢眞名住址、理無隱匿、用敢奉告、請試猜之、池魚上一字、卽鄙人籍貫之省文、下一字則賤字省文之省文也、高明如足下、想不言而喻矣、倘不知鄙人住址、祈轉問黃葉翁、一笑（池魚）

□勘誤　前期戲挽伍老博士聯注中『中心憤懣之『心』字、誤排山字、合卽勘正、（麗）

一年有半
（第二編）□三六□（天笑戲述）

那伯濤夫人、是個非常灑脫的人、他把叫來的局、一個個的應轉來、又和秋萍高談闊論起來、伯濤對於靜美、只笑着不語、却和小白菊花七搭八搭的亂談些沒要緊話、伯濤夫人回過頭來道、這是我叫的局、你不許轉局、我是要吃醋的、叔禮回過頭去、向靜美伸了一伸舌頭、靜美便把臉兒轉過去、幾乎要笑出來、明天請客的話、靜美是何等乖覺的人、當然是不說的了、坐了一會兒、恰巧新淸和時鴻和小花園花第都來了、時鴻是彈琵琶的、先送進來一隻琵琶、隨後時鴻嬝嬝婷婷的進來、淑雲見了、不覺驚異、原來時鴻的堂差、有兩件與人特別的地方、一件是自己彈琵琶、輕攏慢撚、還有那種斜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不比其餘那些出堂唱的人、先生一到、便張着一張直望到喉嚨的大口、狂喊起來、喊得面紅耳赤、頸裏的筋漲得和指頭一般粗細、還有一件、他是小脚、現在上海堂子裏、要像尋眞正道地小脚、已是沒有、要算比男人大的脚、却是很多很多、因爲時鴻在上海倌人中、是個特別的、所以叔禮特地叫來給他們瞧瞧、叔禮說上海現在彈琵琶的只有兩人、一個是樂餘二桂雲、一個便是新淸和時鴻、雖然自己彈琵琶、却是還帶先生、伯濤夫人道、旣然自己彈琵琶、怎麼還要帶先生呢、叔禮道、這裏頭有個緣故、我也是聽得人家說的、本來可以不必帶先生、一個人出堂唱、後來那烏師結了團體、不答應起來了、說要是都像時鴻這個樣子、用不着我們烏師先生了、叫我們喝西風過日子嗎、所以雖是自彈琵琶、還是非帶先生不可、而且還有一個附帶條件、說除了時鴻桂雲以外、再不許教第三個彈琵琶的、所以他們的彈琵琶、倒成了專利品了、伯濤夫人道、原來如此、但是在我們蘇州城裏、有一種女說書、却是彈琵琶的、而且也是唱小調、人家有喜慶事、常常去招他們來的、那跟時鴻來的一個娘姨道、不差啊、他本來也是在蘇州的、來了不過有兩年啊、正說時、時鴻便彈起琵琶、問叔禮道、三少、唱什麼、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